

華
海
花

續 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786B

151498

歷史小說

孽海花

大聲圖書局印

第五編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書

歷史小說 孽海花五編目次

第四十一回

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約

一身當北道山左屯兵

第四十二回

夜宿儀鑾曹夢蘭從頭溫舊夢

私投殿幕沈懋溪借手殺羣惡

第四十三回

片語保鄉閩二爺仗義

個臣投艱鉅八國協商

第四十四回

替嬌娃代還風流債

參酷吏聊快士類心

第四十五回

駝路屍尙書受辱

遇夜盜侍郎喫驚

第四十六回

贈瓊瑤英雄悵歸國

下綸綽典禮餞迎鑾

第四十七回

學西語校書行作女校師

睦東鄰使臣通謁公使婦

第四十八回

賞寶星倍臣叨異數

贖玉璽胡賈索鉅金

第四十九回

買良爲賤搗婦虐孤雛

久假不歸狼圖展雙鷺

第五十回

進成城欽使發威

鬧公學秀才造反

曆史小說 孽海花五編

青浦陸士諤撰

第四十一回 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約 一身當北道山左屯兵

上回敘述端郡王等隨駕西安逍遙自在忽接北京急報說湖南撫台已把鬧事各王公大臣姓名開給外國人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差人到兩湖去打聽却說兩湖總督莊壽香芝棟自從著了勸學篇之後聲名一天一天好起來你道爲甚緣故原來他這部書是沒有宗旨沒有主義兩邊都可以倚得牢在維新一面的人見他贊成變法自然引爲同調在守舊一面的人見他反對民權推崇君主倒也十分喜歡壽香見新舊兩界都贊成自己喜歡得什麼相似只得扶搖直上從此只有好的日子沒有歹的日子了那裏曉得半空裏忽地起了義和拳這樁事情來鬧得個天翻地覆月暗燈昏到五

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接着電傳宣戰詔書並教把境內所有教堂盡數拆毀所有教士盡數殺戮末後並有兩句很利害的話如果不遵卽治以違旨之罪壽香接着此旨倒着實躊躇起來要是服從曉得中國跟外國開戰必定沒有甚麼便宜得着要是不從又攔不住這違旨之罪想來想去沒得主意兒忙到簽押房叫當差的請師老爺進來商議這位師老爺姓王紹興人氏很有點子小計謀聽說東翁相請慌忙趕過來相見畢開言道東翁呼喚晚生有何分付壽香道北京來一個電報兄弟不能決斷老夫子瞧瞧應如何辦法紹興師爺先應了幾個是然後道電報在那裏借來我看看壽香隨把電報遞過去紹興師爺翻來覆去瞧了好半天向壽香道東翁個樁事體聽弗得個要上當個外國人幾許強東唔哪打起仗來打弗過個要敗個壽香道不去聽他就有違旨之罪怎樣呢師爺道那也沒法只好違一違了壽香

道不。妥。不。妥。不。很。妥。當。師。爺。側。着。頭。繃。着。眉。思。索。了。一。會。子。跳。起。身。道。有。東。哉。東。翁。格。個。電。報。總。弗。見。得。給。唔。一。個。仔。唔。只。要。發。幾。封。電。報。別。省。去。跟。別。位。制。台。撫。台。商。量。商。量。看。他。們。哼。一。個。辦。法。唔。拉。照。辦。就。是。了。壽。香。道。你。教。我。跟。別。省。的。督。撫。商。量。商。量。他。們。如。何。辦。法。我。們。也。就。照。辦。是。不。是。師。爺。道。是。呵。東。翁。唔。看。看。用。得。用。弗。得。壽。香。道。很。好。很。好。當。下。就。擬。了。一。個。電。報。底。稿。發。交。電。局。通。電。各。省。去。訖。一。面。傳。令。新。軍。統。領。記。名。提。督。莊。標。進。見。這。莊。標。本。是。個。戈。什。哈。壽。香。愛。他。爲。人。和。氣。作。事。精。明。就。把。他。賞。識。了。漸。漸。提。拔。起。來。做。到。新。軍。統。領。壽。香。有。個。乾。女。兒。生。得。很。有。幾。分。姿。色。起。初。本。是。太。太。身。邊。的。丫。頭。不。知。怎。樣。被。壽。香。看。上。了。就。此。瞞。着。太。太。暗。地。裏。通。了。房。太。太。曉。得。吵。上。兩。回。也。就。過。去。了。閻。王。容。易。小。鬼。難。當。倒。是。這。幾。位。姨。太。太。權。利。思。想。利。害。得。要。不。的。見。平。空。闖。進。一。個。通。房。丫。頭。利。權。外。溢。頃。刻。羣。謀。抵。制。

結了個攻守同盟條約。送一封哀的美頓書給通房。丫頭壽香這時候只得假作痴聾嚴守中立。一任他們酸風醋陣鬧得個不亦樂乎。弄到將來戰禍愈加劇烈。宅亂家翻。床塌榻倒。這丫頭喫了敗仗。還常到壽香跟前求救。壽香想不出解救方法。後來不知那一位軍師替他出了一條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奇計。把這丫頭認做乾女兒。嫁給莊標爲妻。先喊莊標進來告訴了他。你想衙門裏一個戈什哈受着大帥這麼殊恩。真是睡夢裏也沒有想到。還有甚不願之理。衆同寅得着此信。都來替他道喜。說他交着好運。從此一帆風順。前程無量。莊標喜得像寺院中山門上的彌勒佛。嘻着大口。再也合不攏來。忽又見巡捕官來傳說大帥在簽押房立等莊標。跟隨進內。叩見畢。只聽壽香問道：「你約定幾時迎娶莊標？」站着回道：「大帥話標下正想來請大帥的示。」下壽香聽了這話。心裏頭就有點子不很舒服。冷笑道：「莊標我就。」

愛。你。爲。人。誠。實。那。裏。曉。得。你。的。誠。實。是。假。的。莊。標。站。得。筆。直。回。道。標。下。不。敢。
大。帥。明。鑒。婚。姻。大。事。照。理。自。應。父。母。作。主。壽。香。點。頭。道。噢。噢。父。母。作。主。說。得。
有。理。嚶。莊。標。你。這。個。人。究。竟。沒。有。差。莊。標。見。壽。香。快。活。了。然。後。慢。慢。回。說。道。
標。下。不。幸。父。母。雙。亡。壽。香。道。你。父。母。都。沒。了。麼。可。憐。可。憐。莊。標。道。都。沒。有。了。
大。帥。是。標。下。的。上。司。這。會。子。又。受。了。這。海。樣。深。大。恩。標。下。斗。胆。以。爲。大。帥。就。
是。標。下。的。父。母。所。以。凡。事。總。要。勞。大。帥。的。神。壽。香。聽。了。自。然。歡。喜。隨。道。這。麼。
着。罷。我。知。道。你。清。苦。賞。給。你。二。千。銀。子。劃。好。了。票。子。你。來。領。你。回。去。就。檢。一。
個。日。子。來。娶。了。去。不。都。完。結。了。麼。莊。標。聽。了。請。下。安。去。隨。道。標。下。受。大。帥。深。
恩。粉。身。難。報。壽。香。迷。着。眼。笑。道。不。用。客。氣。咱。們。是。一。家。人。了。莊。標。結。了。婚。壻。
因。女。重。翁。壻。之。間。着。實。情。投。意。合。逐。漸。提。拔。逐。漸。保。舉。五。六。年。工。夫。就。升。到。
記。名。提。督。當。着。新。軍。統。領。紅。差。莊。標。得。了。法。壽。香。也。免。了。淘。氣。真。是。一。舉。兩。

得當下莊統領聽說大帥傳見不敢怠慢慌忙穿了袍褂坐轎上轅落了官廳巡捕官接帖入報回出來說大帥請軍門簽押房裏請坐莊標跟着進內枯坐了頓飯時光忽聽壳橐壳橐一陣靴子响一個管家上去揭軟簾壽香穿着件藍夏布長衫光着頭一擺一搖搖進來莊標趕忙上前請安口稱恩帥壽香道義和拳鬧得要不得的你曉得麼莊標道知道的上頭倒非凡信用他們壽香道昨晚來一道電諭還叫我燒燬教堂殺掉洋人呢莊標道大帥依從不依從壽香道那是什麼事也能夠依從外國人早晚總要殺進來你去想罷甲申那年跟咱們開仗的就祇一法國已經吃不住了莊樵崙性命都幾乎丟掉甲午那年一個區區日本威毅伯練的北洋海軍已經打的一敗如灰何況現在犯了衆怒英俄德法都是強邦有朝洋兵來起來這幾處跟他開戰過的地方恐怕都要不免呢莊標道恩帥明見極是外國人也

知好歹的咱們不傷他。他也不會到咱們這地方來。壽香道是呵。洋人要一
來。這兩湖地方百姓不都倒糟了麼。你現在下去傳知各營新軍。所有境內
各項教堂各名教士。總要盡力保護。倘有疏失。我是要不答應的。莊標連應
了幾個。是見壽香沒甚別的分付。隨即告辭退下。自去分付各營軍官不提。
却說壽香聽了師爺的話。通電各省去後。不到三天。江南廣東都有回電到
來。此時兩廣總督就是赫赫有名的中興功臣合肥李爵相。兩江總督姓劉
也是當世英雄劉制台李爵相的回電。却與壽香不約而同。都主張絕對反
對。上疏抗爭。李爵相電上還要利害說。如果眞的爭不轉。還有一個最後對
付的手段。三督會議跟洋人立約。嚴守中立。不預戰事。免得東南六省生靈
塗炭。壽香十分贊成。立刻打回電廣東去。訖於是請老夫子一面擬電奏稿。
子拍發北京去。一面出示曉諭軍民保護教堂。教士又過幾天電商定當三

位制台各派專員到上海跟各國領事立了個約東南地方總算就此保住了這個約訂立之後隔不上幾天外國兵就來了從此接二連三都是歹消息聯軍攻克大沽攻克天津攻克北倉後來又得着消息曉得兩宮已經出狩西安不多幾天又報上諭下來命合肥李爵相爲全權大臣到北京去議和了壽香道這一回如果議得下中國百姓也總夠苦了人家問他緣故壽香道曲在人家曲在自己這種迂腐的話都不必講咱們中國自跟外國有了交涉以來幾曾見勝過一遭兒人家問他這回和議你看怎樣一個收束壽香道那又不容說得總不過花掉幾百兆賠款是了隔不上三五天又接着一個驚電說京津一帶所有拳匪都被洋兵打敗望南逃下從山東道徑向兩湖來了壽香得着此信立傳莊標上轅指授了點子防禦方略叫他立刻出防莊標不敢怠慢帶了本部人馬直到兩省交界地方駐紮一面委

派一個幹員在濟南省城坐探守候了十來天不要說議和拳連義和拳影子也沒有見過半個莊統領弄得倒有點子不懂起來打電報去問問坐探回電來總是平安兩個字直到坐探回來纔知山東地方義和拳並非不來實因撫台方愷身擁重兵鎮守在那裏宛如一座長城恁你衝天本領也不能飛渡分毫義和拳到了山東邊界聽見方撫台威名重新折回河南去的莊統領得着此報曉得拳匪不會來的了遂折回武昌到壽香跟前繳令那裏曉得落到官廳巡捕回說大帥剛剛在會客欲知此客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夜宿儀鑾曹夢蘭從頭溫舊夢

私投歐幕沈愚溪借手殺羣愚

話說莊統領剛要稟見制台。巡捕官回說大帥在會客。沒奈何只得權在官廳守候看官。你道壽香所會的是誰。待在下慢慢叙來。本書的主人傅彩雲自從金宅出來之後。豔幟重張。改名。叫賽金花。又名曹夢蘭。南巡北狩。生意都還過得去。那裏曉得花無常好。月不恒圓。驀地一陣罡風。甚麼義和拳。咧二毛子。咧鬧得錦繡燕京。東殘西破。曹夢蘭在京裏存不得身。收拾點子。貴重珠寶。紮縛在貼身帶了一個心腹大姐。逃出京來。就驚受怕。不知吃了幾多苦楚。好不容易走到天津。落在一個客棧裏。住不到兩天。譚傳洋兵到了。夢蘭倚在樓窗上。眺望只見官兵跟義和團。蜂蒸蟻聚。一隊隊擁過去。問問茶房。說是都去開仗的一會子。果然砲火連天。硝煙匝地。乘着風捲過來。聞着時異常難過。那洋槍聲浪像貫珠似的。辣辣辣响之不已。忽地人聲雜亂。哭喊連天。譚說洋兵進城了。隨聽吉橐吉橐皮靴聲。一隊一隊的過去。夢蘭

到過外洋曉得歐洲各國都是節制之師軍律十分嚴肅奸淫擄掠等事保定不會有的所以心下倒很坦然到傍晚廩主人就進來關照說洋兵進城只拿下兩個官員殺掉十幾名義和拳百姓一個也不傷安民告示已經貼了出來也夢蘭道洋兵本都是文明人如何會傷百姓但不知這回進來共有幾國人馬廩主人道大約有七八國呢方纔咱們的左右鄰人都去歡迎手裏執的順民旗彷彿寫到七八個國號呢夢蘭道那七八個國號廩主人道我也不大清楚方纔瞧見隔壁那位教讀先生在那裏替人家寫什麼大英國順民咧大法國順民咧大俄國順民咧大德國順民咧大義國順民咧大日本國順民咧大奧國順民咧大比國順民咧七七八八好多個名目兒夢蘭聽了大德國三個字心裏不覺一動暗想我的心上人瓦德西不是德意志國陸軍人員麼這會子不知他可曾同來我因爲東飄西蕩遷流無定

沒有跟他通信。但是更深夜靜獨衾孤臥的時光，未嘗不念起他呢。從來女子癡心男兒薄倖，我在這裏癡心掛念，不知他可曾念及我呢。果然念及我，這會子應得到中國來瞧瞧我。既而想及中國地方這麼的大，他就是一同來了，就是要見我，叫他到那裏來見我呢。夢蘭觸動心緒，念及情人不覺春情蕩漾起來，兩頰緋暈，雙眼粘餒，宛似楊妃醉酒一般。廬主人誤會了，意竟敢毛手毛腳起來，被夢蘭痛罵了一頓，方纔完結。次日夢蘭還沒有起身，忽然有人來碰房門，得得咚咚，碰得像急雨一般。大姐巧媛起來開門，夢蘭正欲詢問，吉壳吉壳走進，兩個中國人，一個外國人來，那外國人咕嚕咕嚕問了好幾句話，可憐這兩個通事外國話沒有精通也。斯也斯的跟他瞎纏纏得外國人怒起來，連刮了他兩個耳刮子。夢蘭在床上早已聽明這外國人講的是日耳曼話，撩起帳幔露出嬌軀，打着德話問道：貴軍人來此何

幹貴通事於貴國語言恐怕還不很明白。請直接向我講罷。這軍士見夢蘭會講德話。面孔上很露出詫異樣子。隨道：我是日耳曼聯邦帝國陸軍軍士。奉上官命令在這裏查緝拳匪。不意驚動了。令嬢夢蘭道：我要打聽一個消息。貴營軍官裏頭可有名叫瓦德西的。這軍士跳起來道：瓦德西是我們的統帥。現在八國聯軍公推他做聯軍統帥。夢蘭道：瓦德西做了聯軍統帥。麼說着。梨花粉臉上漸漸現出海棠春色來。半晌纔向那軍士道：我有一個名刺兒。費你神替我帶去交給瓦將軍。請瓦將軍我這裏來一躺。說我有要緊話兒。跟他說。隨卽起身開了奩匣。取出一個小小名刺。交給那軍士。軍士接着去了。只頓飯時光。就聽門外人喧馬嘶。報說瓦統帥到了。夢蘭聽說三脚兩步迎出去。只見瓦德西軍帽軍服一身的陸軍裝束。寶星燦爛。華麗非凡。雄武氣概不減當時。只是何郎粉面。因爲飽受海風之故。蒼老了許多。瓦德

西見夢蘭巧笑依然。風情如昨，不覺心花怒放，急行幾步，攙住夢蘭玉手，開言道：「我們兩個人，再不料會在這裏碰面。」言畢，相視而笑。夢蘭心裏本有千言萬語，不知怎樣一見了面，反倒一個字也說不出了。當下就邀瓦德西進房坐定。瓦德西道：「咱們在俄國葉爾丹園時光何等快活，夫人還想起麼？」夢蘭道：「我們女人家，可不比男子，不論什麼事經過了，永永不會忘掉的。何況你我當日的交情呢？」瓦德西想要過來，偎抱。瞧見大姐在旁，中國地方，究與外國不同，未敢十分放肆。二人對坐了文文兒講話。兒瓦德西先把自己歷史宣講了一番。原來瓦德西自從那日在俄京聖彼得堡，接着本國陸軍大臣要電不及面辭，彩雲寫了一封信，忽忽趕回國去，回到栢靈，覲過聯邦大帝，參過陸軍大臣，原來爲屬地不靖之故，叫他前去彈壓。足足當了半年多。差後來在軍隊中熬鍊得久了，逐漸升遷，做到統制之職。這年駐華公使克

林德遭了難。參贊官打急電回去。德皇本擬派兵來華。連着又接到各國通告。約會起兵。於是就派陸軍統制瓦德西帶領人馬。乘坐兵輪開向中國來。行到中國洋面。各國兵輪都已會齊。一陣砲就奪取了大沽砲台。各國統兵大將會議推舉一員統帥。衆議僉同就推舉瓦德西爲聯軍統帥。進攻天津。一鼓而下。這許多事實一長一短。細細說了一遍。夢蘭也把自己如何跟隨雯青歸國如何出來如何重落風塵的話。裝頭加尾檢有體面的都說了出來說到傷心之處。淚珠暗彈。十分傷感。瓦德西見了非常之不忍。摸出洋巾替他揩拭。二人纏綿悱惻了好一會。瓦德西就把曹夢蘭接到營房裏。新婚不如久別。溫柔風味自然不庸說得。聯軍打破北京兩宮。是出狩了。拳匪是逃光了。京裏一切事情如巡警裁判等項。都暫由聯軍統轄。瓦德西見儀鑾衛房屋築造得高華爽塏。就把他作爲公館。曹夢蘭是統帥膩友。自然貴比。

中宮瓦統帥每於軍務餘暇就跟曹夢蘭兩個撫撫琴唱唱歌酌酌酒賞賞花消受那溫柔豔福一日瓦德西正跟夢蘭南窗情話侍者入報有客相訪呈上名刺瓦德西接來瞧瞧時見一面是英文一面是華文瓦德西不識華字遞給夢蘭道你瞧瞧是誰夢蘭一瞧見上寫着沈盞二個字旁邊還有一行小字道字愚溪湖南人心裏一動道這沈愚溪是新黨裏頭很有名譽的人物我雖沒有會過面却是神交已久這會子投奔了來倒不可不玉成他想想笑向瓦德西道沈愚溪來是不是幫助你呢瓦德西道我也沒有仔細是幫我。不是。幫我。總。要。見。了。面。纔。曉。得。我。問。你。沈。愚。溪。這。個。人。究。竟。是。好。人。是。歹。人。夢。蘭。道。好。與。歹。我。也。不。很。仔。細。不。過。我。曉。得。此。公。是。維。新。黨。竭。力。主。張。變。法。的。瓦。德。西。道。是。個。新。黨。麼。很。好。很。好。我。們。正。要。查。辦。那。班。獎。勵。拳。匪。的。鹽。官。苦。於。無。從。着。手。他。是。新。黨。很。好。我。就。出。去。會。會。他。談。得。投。機。我。就。做。主。

聘他做顧問。官夢蘭道：「那麼很好，你就出去會他罷。」瓦德西回頭向侍者說了一聲：「侍者應着去了。」瓦德西隨步到會客間。那沈愚溪早恭立久候了。瓦德西道：「久慕盛名，屢思識荆，不料先生倒先肯枉顧，好幸好幸，說着就過去。」拉手做出親熱的樣子。沈愚溪道：「我們兩人竟在這裏會面，何不幸也。」瓦德西一楞道：「先生講這句話，敢是瞧不起我沈愚溪道將軍當世偉人，歐西豪士，那有不願交之理。只是將軍到敝國來，不爲遊歷而爲征伐，敝國有何榮幸呢？」瓦德西聽了，就把大拇指豎了一豎道：「你先生真是中國的大英雄，大豪傑，兄弟佩服的很。」沈愚溪隨卽謙遜了幾句套話。瓦德西道：「先生不必謙遜，我們初臨貴國，一切事情不很熟悉，鄙意就想借重先生爲敝營的顧問，官以便不時叨教。未知先生意下如何？」沈愚溪一口答應，歡喜得什麼相似。瓦德西道：「旣蒙允許，就請明日降臨如何？」沈愚溪連聲唯唯告辭而出。剛到

門外就碰見一個熟人。叫住道：「愚溪先生，你怎麼在那兒出來？那不是儀鑾衛麼？這儀鑾衛不是被聯軍統帥瓦德西佔據了麼？」愚溪抬頭見是至友黃文波，忙道：「瓦德西將軍纔同我講了半天話，問這樣問那樣，我被他纏得頭都暈起來。」文波道：「瓦將軍怎會同你講話呢？」愚溪道：「他要請我做顧問。」文波道：「奇了，怎麼驀然間又請起你來？」愚溪道：「有什麼奇不奇，都不過慕我沈愚溪三個字虛名兒罷了。」說畢哈哈大笑。那副得意神情，就使吳道子復生也決決描摹不出。文波道：「愚溪，你負了這麼盛名，還要在歐幕中求生活，我看很是不值。」沈愚溪道：「我的私投歐幕，另有一個深意，你那裏知道？」文波忙問有甚妙用。沈愚溪道：「我們主張了好多年新法，一竟行不去，就爲朝中那班頑固大老死命的措住了。現在他們都扶助了義和拳，正是給我們一個好當勢。我們如何肯輕易放他過去？」文波聽了，不懂。沈愚溪道：「聯軍進來，可

是要懲辦義和拳的。誰是罪魁？誰是禍首？他們可都不很明白。我在裏頭就好借他們的力，除掉這一班頑固老朽。這就是借刀殺人的勾當。文波聽了，舌頭一伸，暗忖：你這個人，這麼的奸險，將來一定要受着報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片語保鄉閭 二爺仗義

个臣投艱鉅 八國協商

却說沈愚溪自從投進了歐慕，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忠得要，不的瓦德西非凡歡喜。常對曹夢蘭道：世界上人類的品性，要算中國人第一。卽如這沈愚溪在我們這裏，何等的盡忠！他這個職司，倘使我們日耳曼人當了，也沒有他那麼有效。他的好處，是在破除種界的淺薄觀念，一意盡職，悉心辦事，好極好極。夢蘭雖然聰明，究係女流，那裏曉得話中深意，自然也隨聲附和了。此時曹夢蘭在禁城相近，特闢一所別墅，作爲接待來賓談話公事。

之所。每日投刺進謁的。足有百數十名。都是王公貝勒中堂尙書侍郎京卿等。闊客。夢蘭初時。還逐個逐個接見。後來嫌煩了。竟像引見人員般。挨排傳進數十人。魚貫而入。見了面。跟你笑一笑。或是問幾句話。已是莫大之榮幸了。那些人。花了整千整百銀子。不過圖他見一面。你想夢蘭此時榮耀不榮耀。闊綽不闊綽。看官。這曹夢蘭。不過青樓中一個妓女罷了。爲甚倒有這麼的聲勢。原來都是沈愚溪作成來的。京城中這班大老。聽說沈愚溪做了歐慕師爺。要查究附和拳匪人員。就嚇得要命的。千想法萬想法。鑽着曹夢蘭這條路子。曉得夢蘭是聯軍統帥瓦德西的相好。感情非凡之好。就做銀錢。勿着跟夢蘭聯絡。聯絡請他在統帥跟前疏通。疏通把自己罪名一筆勾消。所以你也來拜謁。我也來拜謁。有幾個不肖王公。竟跟夢蘭認爲兄妹。把自己兒女過繼給夢蘭做乾兒乾女。結這種沒相干親戚的。此時京城內外。

凡是聯軍勢力範圍所到的地方，通通軍法從事。只要有人報說這一個人是拳匪，馬上就要拿來槍斃。所以這時候，京城內外，只曉得有聯軍軍法，不曉得有大清律例。這日，夢蘭退值回廬門上，送進一大疊名刺來。報說吏部趙大人、戶部錢大人、兵部孫大人、刑部李大人、工部周大人、禮部吳大人、大理寺鄭大人、太僕寺王大人、太常寺馮大人，以及七七八八各種大人們，都要求見候。姑娘發落，夢蘭坐在椅子上，一個伶俐大姐拿着一支金水煙袋，替他裝煙。夢蘭一口一口吸着門上人拿着一大疊名刺通報完畢，兩眼望着夢蘭，只等他發落。好個曹夢蘭，只顧吸他的水煙，宛如沒有聽得一般。門上只得又說一遍。夢蘭嗔道：「嚕嘛，怎的我耳朵子沒有聾呢？」門上碰了個釘子，站在旁邊一聲兒不言語。又等了好一會，纔見夢蘭有氣沒力說了一個請字。門上彎着腰問道：「請到廳上相會，還是仍舊這裏來？」夢蘭道：「你頭回兒。」

辦事麼。這小小一間屋子也容的下。這許多人自然是廳上相會。還用問麼。門上又碰了個釘子。又不敢怎樣。只得出去傳話。夢蘭吸好水煙。慢慢的更衣。兩個娘姨攙扶着風擺荷花似的婷婷嬈嬈。走向外邊來。纔出屏門。只見廳上二三十個客人屏氣息聲排班。鵠候一見夢蘭一個個面露笑容。趨步而前。婉言致意。夢蘭只把頭點了幾點。總算是打招呼。衆人見了。已是受着九錫殊恩。一般歡喜得要的不約而同。齊說我們全仗着姑娘務求瓦將軍跟前懇一個情。把我們幾個兒名字勾去了。我們生生世世忘不了你大恩。夢蘭道求我的人太多。我也無能爲力。你們不曉得瓦將軍現在不比從前了。起初時光不論什麼。只要我說的他總無有不聽。現在也有點子疑我了。我說了他或者還要查看。查看也未可知。你們沒有什麼果然也不怕他。偷然有點子甚麼。連我也脫不了干係呢。衆人又齊說姑娘儘管放心。我們

都是安分人。不然也決決不敢仰懇的。難道姑娘救了我。我們倒累及姑娘不成。夢蘭正要回答門上。又報嘉王府二爺求見。夢蘭笑向衆人道。衆位請各回府。此事我總無有不竭力過一天。等有了回音。我叫人到衆位府上。關照是了。衆人聽了。自然齊聲道謝告辭而出。夢蘭送到階沿。就站住。嬌軀說了聲慢。請回身。先自進去了。走進內院。坐下籐椅。大姐送上茶來。夢蘭用手接時。燙的縮手不迭。嗔道。這麼熱的天氣。還倒沸滾的茶來。你要燙死我麼。大姐嚇得雙手用盤來接。夢蘭道。瓦德西大人送來的果子。啣嚙水喝完麼。大姐道。沒有。還有半打。在後房。夢蘭道。給我開一瓶來。大姐聽說。先拿了隻水晶杯子來。然後把瓶啣嚙水開去。塞沖在杯內。說了聲。大小姐請喝。啣嚙水。夢蘭接杯在手。一口氣喝了五六口。覺得清涼沁骨。爽快非凡。攔下杯子。問道。嘉府二爺呢。怎麼再不請進來。大姐回頭見值房間。娘姨正在打門簾。

一個朱唇粉臉的少年，緩趨而入，忙道：「大小姐，二爺來哉。」夢蘭抬頭見了，那少年滿面春風的起身，招接嘉府二爺，不敢怠慢，緊步上前，請了一個安，開言道：「乾媽怎麼好多天不請我家來，逛逛我們老子娘，很記挂你老人家。」夢蘭道：「王爺、福晉都好，便是我常想到府叩安，只是沒得空閒。」瓦將軍時常要來談話，被他拌住了一點子，不能自由說着，回頭嗔怪大姐道：「二爺來了，啣嚙水也不曉得開一瓶來，這麼熱的天氣，嘉二爺忙說不要費事，不要費事。」大姐早拿了玻璃缸來，開好一瓶，啣嚙水倒在玻璃缸中，請二爺喝了，解暑。夢蘭又問：「今天還是乘便逛逛我呢？」還是有甚特別事情？嘉二爺道：「我今天來一來替乾娘請安，二來有樁小事情，要求乾娘作主。」夢蘭問他何事？嘉二爺道：「我們前門外有座皇莊，租給庄頭王福承領耕種，這個王福素來安分守己的，我們老子娘都很相信他，現在不知那個跟他不對，在聯軍營裏。」

報了他是拳匪聽說聯軍不日就要下鄉去剿捕了王福嚇得要不到奔到我們家裏跪在我老子面前求他設法乾媽我瞧他那副樣子很是可憐所以特特到你老人家跟前來懇求你老人家替他在瓦統帥跟前疏通疏通夢蘭道二哥兒這種事情勸你不要管罷二爺道乾媽的教訓兒子本當依從但是這座皇庄還是祖太爺手裏傳下來的當時祖太爺領着康熙老佛爺聖旨平了三藩老佛爺念起他功勞纔圈了這塊好田地給我們做皇庄想我們老爺子沒有發跡時光合家子都住在皇庄上這皇庄就是兒子的家鄉家鄉有難兒子如何可以不救說着兩眼盈盈好似要流淚的樣子夢蘭見他義形於色不覺心有所感遂道好孩子這麼輕年紀已經這麼的熱心可敬可敬我替你瓦將軍跟前疏通是了二爺喜極拜謝而出夢蘭送過二爺笑向大姐道嘉二爺片言保鄉閭紈袴中能有幾人足見我賞識的人

是不會錯的大姐。娘姨聽了，自然齊聲稱贊。這夜，瓦德西到來，枕邊衾裏，夢蘭不知用了幾多手段，這樁事情總算辦了個圓滿。時光迅速，聯軍進京，不知不覺，早又一月開來。這日，瓦德西回到夢蘭廬裏，已有傍晚時光。夢蘭替他除掉軍帽，解掉軍衣，問長問短，竭力周旋。瞧瓦德西時沒精打彩，終是不很起勁。夢蘭婉轉詢問，瓦將軍你今兒受了誰的委屈，這麼的不起勁？瓦德西道：我身為統帥，管轄到八國人馬，還有誰敢欺我？夢蘭道：你還要瞞我麼？你臉上頭廣告已經登出來了。瓦德西笑道：臉上如何會有廣告？夢蘭道：一個人肚子裏頭，怎樣不要問得一瞧？他的臉兒就會曉得，或是喜，或是愁，或是怒，或是哀，臉上都會現出來。這臉上的形狀，就是廣告。你如何能夠瞞掉我？瓦德西笑道：你這個人，真是利害，不過真不愧為東方第一美人。不但美麗，第一聰明，也是第一。我這會子別的都不愁，愁的就是跟你要分手呢。

夢蘭愕然道：「什麼話？」瓦德西道：「什麼話？我怕要回國去了。」夢蘭忙問：「何故？」瓦德西道：「你難道沒有曉得麼？貴國已派出全權大臣跟各國議和了。」夢蘭道：「已經派出全權大臣，這全權大人不知派的是誰？」瓦德西道：「是全球著名議和專家李伯相。」李大中堂道：「這事看來有點子眉目。」瓦德西道：「中國跟各國議和總無有不成功的。你只要看歷來中英交涉、中法交涉、中俄交涉、中日各回交涉，無論各國怎樣無理要求，中國總無有不從的。這回事情鬧下來，也不過多花掉幾百兆銀子就完了。」夢蘭道：「這一番話把我們中國豪傑太罵的利害了。須知這一回事情艱鉅異常，不是他老人家別個也未必當的住。欲知瓦德西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替嬌娃代還風流債 參酷吏聊快士類心

却說瓦德西聽了夢蘭的話，笑道：「李爵相在中國果然算的着出類拔羣人。」

才了。夢蘭道：你調皮呀！把我們中國人看得這麼的輕。我可不能依呢。說着就和身倒在瓦德西懷中撒嬌撒痴。定要瓦德西說轉來。瓦德西無奈只得認了個錯。方纔完結。暫時按下。且說北京醬油衙門有一座大宅子。名叫崔尙書第。主人却並不姓崔。是江蘇籍貫翰林出身。做過三品京堂。放過學差。手裏很積幾個造孽錢。姓汪。單名一個瑩字也。爲唐猷輝案子壞掉的官。只是這位汪學台官癖太深。雄心未已。官雖壞掉。依舊逗遛京師。沉機觀變。但等有機可圖。卽欲乘時而起。家裏妻妾之外。只有兩位小姐。大小姐十九歲。小姐十六歲。都生得風流出衆。斌媚非凡。汪家兩枝姊妹。花在京城裏頗有點子小名譽。加之那位姨太太賦性輕佻。行爲放誕。每日寺院佛會總要借着燒香名目。出出風頭。自古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沒有什麼好事情做出來了。何況這兩位小姐都在標梅成熟時候。私偷韓壽之香。暗擲潘郎。

之果。那也何消說得誰料。妬花風雨。驀地相摧。繁華帝京。忽地鬧起拳匪事。情來。害得這班遊蜂浪蝶。避難的避難。逃命的逃命。煙消霧散。走了個精光。汪姨太跟兩位小姐。心裏很是氣悶。這日汪姨太正躺在煙榻上。給老爺燒煙。跟班進來報說。洋兵進城了。兩宮逃走了。義和團都變了順民了。汪學台丟下煙槍。道。竟有這種事。可嘆。可嘆。汪姨太道。洋兵進來很好。我正恨他來的太晚呢。汪學台道。什麼話。汪姨太道。洋兵還不來。這許多人家的東西。不都要被義和團搶光了麼。汪學台道。這話也是國家殘破不殘破。我一個兒也掙不住。咱們且自樂。咱們的汪姨太道。義和團鬧了事。市面衰敗得要。不的不要說別的就大慶班昇平班等幾個戲園子也停了。好幾天鑼了。現在洋兵進來。總要出示安民的。市面必定就要恢復。咱們又好聽戲了。汪學台笑道。女人家的國家思想。再要薄弱也沒有。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

猶唱後庭花了。當下一笑，丟開京師，自從聯軍進來，後招集流亡，懲辦匪類，不遺餘力，逃散的人家，得着這個消息，漸漸聚集，攏來那市面，就一天興旺。過一天，這日汪姨太正與兩位小姐在房裏接龍庄，消遣大姐進來，報說大柵欄開了一家戲園子，也汪姨太聽得，忙丟下牌，問道：「此話可真？那裏來的消息？」大姐道：「班子叫集慶班，招牌叫慶祥茶園，裏頭很有幾個好角兒，都在內庭當過差的大小姐道：『姨娘，幾時開鑼？』咱們去逛逛。」大姐道：「明天就開鑼了。」汪姨太道：「這麼着罷，既是明天開鑼，咱們就明天去如何？」大小姐還沒有回答。小小姐早跳起來道：「很好，很好，我就跟姨娘一塊兒去。」大小姐笑道：「姨娘，你瞧他總是這麼着急，這又不是什麼事，也值這麼的急？」好似一輩子沒有聽見過戲曲，當下無話到了這日，汪姨太汪大小姐汪小小姐打扮得花朶兒似的，坐着彫輪繡幕車，帶着豪奴俊僕，到慶祥茶園來聽戲。跨進門時，

檯上已經開演正唱着齣雙跑馬汪姨太等徑行上樓檢好位子坐定瞧那戲園地方也還寬暢檯上挂着副簇新板對金地墨字上寫道

休羨他快意登場也須夙世根基纔博得屠狗封侯爛羊作尉

姑借爾寓言醒世一任當前煊赫總不過草頭富貴花面逢迎

汪大小姐念了兩遍不覺點頭感嘆此時雙跑馬唱完接着就唱探寒窰只見那青衫子唱的很是出色喉嚨愈唱愈高愈亮唱到極高之後一落千丈就如銀瓶落井一般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又如鶴唳入雲聲聲搖曳真是珠喉遏月逸響回風只聽四座喝采之聲轟然不絕汪大小姐十分傾倒連忙打聽曉得此人名叫海雲峯新從煙台來京大小姐就叫跟班欣賞放過賞海雲峯在檯上唱戲那雪亮兩顆眼珠子不時溜過來睃大小姐好似借這眼光兒表其感謝的忱意一般一時探寒窰唱罷海雲峯換了一

身極漂亮衣服到汪大小姐包廂裏請安道謝汪大小姐見他長身玉立白
皙豐頤星眼劍眉精神奕奕不知怎樣心裏一癢登時神魂就不定起來雖
然問着話講點子什麼連自己也不曾明白回頭瞧小小小姐時只見他眉鎖
春山目澄秋水粉頰上暈着兩個酒渦似笑非笑的低頭斂手坐在那裏弄
衣角兒正是

絕代風流絕代人相逢脈脈各含顰台城依舊無情碧嫋嫋何由擊此
身。

大小姐瞧了小小小姐那副神情心裏就有點子不然那股酸氣自然而然而由
脚根上漸漸透發到頂門上來姨太太見了低鬟一笑開言道你們兩人應
得各放點子賞沒的吃虧的吃虧便宜的便宜說着趁勢飄了海雲峯一眼
又微笑一笑媚眼橫波紅潮上頰越顯得光容綽約丰彩飛揚海雲峯喜得

眉飛色舞向汪姨太左右開弓連請了兩個安姨太笑道人家放了賞你倒謝起我來那不是吃了對門謝隔壁麼海雲峯道小姐的恩典就是姨太的恩典汪姨太不待說完就道你這個人真是壞不過領了小姐的賞賜還要想頭我的賞賜那不是得隴望蜀麼海雲峯道那個戲子可不敢從此汪姨太和兩位小姐每天總來聽戲大小姐小小姐時常還點海雲峯的戲就賞金一項也放掉不少此時正值炎夏天氣一輪赤日流金燦石熱得十分利害汪姨太叫四個小丫頭子拿着鵝毛扇輪流打扇依舊汗透羅衣微微嬌喘煩燥得無可奈何忽見大姐巧寶進來姨太道巧寶你在那兒來巧寶道姨太有所不知大小姐瞞了你弄巧宗兒也汪姨太忙問何事巧寶走過來附着耳輕輕講了幾句汪姨太笑道這丫頭子竟欲瞞起我來好好讓他瞞罷巧寶你來巧寶聽說就走近了兩步汪姨太附着巧寶耳朵說了幾句不

知怎麼話只見巧寶笑道這條計策好果然好可惜太刻毒點子汪姨太道輪着你來評論我刻毒我也無非爲自己利益起見巧寶一笑就出去依計而行汪姨太打發巧寶去了獨個兒倚在窗沿上觀看野景忽見西北角上推起一片黑雲小丫頭子都道好了好了天上推起雲來像是要下雨的光景可以風涼了可以風涼了汪姨太也不去理他們倚在窗沿上專專的等候但見西北角上那一堆雲漸漸的移過來移到天中不知不覺的已把日光遮沒不多會子就遮得滿天都是烏沈沈的就如晚間的天色一般辨不出東西南北汪姨太着急道再不來要下雨了這巧寶也是隻飯桶道言未畢大風起於西北洶洶湧湧直捲過來就像那錢塘江上的潮水有十軍萬馬金戈鐵馬之聲自遠而近把樓上的幾扇玻璃窗吹得互相撞擊砰訇有聲只聽豁啣一聲早打碎了兩塊玻璃再看那天上時風聲怒吼雲氣迷漫

愈覺暗得異樣。差不多像大米的潑墨。山水滿紙淋漓。天低如蓋。那雲昏霧暗之中。隱隱約約的現出萬道金蛇。周回亂掣。汪姨太急道。巧寶真不曉事。怎麼還不領進來。說着一陣狂風呼的吹進。吹得人毛骨悚然。隨後電光一閃。霹靂一聲大雨傾盆而降。一班小丫頭子。七手八脚的關上窗櫺。霎時間狂風驟雨把房屋震得岌岌動搖。汪姨太急得雙手亂搓。連說完了。完了。瞧窗外時。那雨一陣大似一陣。好似那匡廬瀑布大海飛湍。白茫茫的一片。平空直瀉下來。夾着那閃閃爍爍的電光。四圍飛舞。直射入屋子中間。照得人毫髮肌膚纖毫畢見。電聲又隆隆而起。轟轟隱隱不絕於耳。好一會電聲漸止。檐溜仍淙淙不絕。停了一回漸漸的也小了。汪姨太走到窗前推開窗子向外看時。殘雨未消。晚燭初散。尙兀自有些跳珠激浪的餘勢。再向天上看時。斷虹明滅。霞彩滿天。那天上的顏色就如用水洗過的一般。蒼翠欲滴。望

到林梢屋角尙隱隱有些薄霧暝色四圍蒼然欲合宛然一幅畫圖只見巧寶急急進來到汪姨太身邊低說那人來了四個字汪姨太就眉飛色舞跟着他就走到臥房中去了小丫頭子想跟進去伺候纔到房門口就被巧寶的一聲把房門閉上了四個小丫頭子只得站班似的候在房門外好一會纔見巧寶捏手捏脚開出房門來一見小丫頭子就睜了個白眼罵道死人似的彊在這裏做什麼還不滾開想喫生活不成罵得小丫頭抱頭鼠竄而去到天明開門廚子小王見一個漢子從姨太房裏奔出來瞧那臉子好像就是唱青衫的海雲峯奔得像風一般一溜烟就過了小王心下奇詫正想跟上去瞧一個明白不提防一羣跟班一窩蜂擁進來連說不好了私鹽衛衛沈大人被沈師爺參掉了小王驚問沈師爺怎麼會參起沈大人來衆人道我們也不大仔細聽說參他的話是爲殘酷不仁四個字呢欲知後事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駝路屍尙書受辱

遇夜盜侍郎喫驚

却說廚子小王聽了衆跟班的話曉得私鹽衙衙沈墨軒被沈愚溪參掉了。慌忙到書房裏來見汪瑩報知此事。汪瑩與沈墨軒是會試同年。感情非凡之濃厚。當下聞報跳起來道了不得。愚溪這促狹鬼很會播弄人。墨軒是個伉爽君子。經了他的手。一定要受虧不淺。來你們快跑兩個人去瞧瞧。沈大人受虧受得怎麼樣了。就有兩個跟班答應一聲飛一般去了。足有頓飯時光。兩個跟班一先一後回來報道。哎喲老爺不好了。家人們奉着老爺命令到沈大人家去。剛在半路就和沈大人碰見了。汪瑩道就和沈大人碰見了。妙極妙極。跟班道沈大人那副樣子纔叫體面。汪瑩道沈大人體面麼。跟班道沈大人紅頂花翎箭衣外套朝珠補服闊得要不得。汪瑩道那總坐在轎

子裏到那裏去拜客了。跟班道：「好叫老爺得知沈大人也不坐轎也不騎馬，也不乘車是步行的。」汪瑩道：「是步行的我這位年兄也太算小了。」跟班道：「沈大人非但是步行還在路上作活呢。」汪瑩道：「還在路上作活作什麼活呢？」跟班道：「在駝死尸。」汪瑩道：「什麼話？」跟班道：「我們在路上瞧見沈大人穿着公服被兩個擗洋槍的外國兵押住了背負路旁的死屍打聽人家纔知這是外國刑罰名叫罰作苦工。」汪瑩道：「沈大人犯了什麼罪要罰作苦工？」跟班道：「沈大人署任刑部尙書辰光辦到教民嚴厲萬分義和拳查獲了教民解送到部。」沈大人不行斬首的不是用火活燒殺就是用釘活釘殺。就那一班維新志士被他弄掉的也頗不少。所以教民切齒新黨痛心到今朝受了果報。汪瑩聽了不勝感嘆暗忖：「我與墨軒的交情非比尋常他受辱差不多就是我受辱總要替他想一個法子開去這苦刑纔好。」忽又轉到莊小燕侍郎素精

洋務外國人認識的也不少。還是跟他去商議商議。或者他有法子可想也。未可知主意已定。就叫套車跟班答應一聲。須臾車子套好。汪瑩坐着車到莊侍郎公館。帖子投進。好一會子纔見那接帖家人慢吞吞出來。走到車前請了一個安。回說擋駕兩個字。汪瑩見不請會。肚子裏未免有幾分兒疑惑。忙喊住那家人道。你們老爺爲甚不肯見我。我有很要緊事情跟他商議呢。那家人道。大人有所不知。我們老爺病了。吩咐過。值上房人客一概不見。大人請過天兒來。罷。汪瑩道。恁地不巧。我要會他。他偏偏的病了。我問你。你們老爺害的甚麼病。那家人道。我們老爺原本好好的。昨夜吃了一個驚嚇嚇出來的。汪瑩道。你們老爺如何也會受驚嚇。那家人道。昨夜三更時光。我們都睡了。只老爺和少爺還沒有睡。忽地前門有人碰門。少爺喊起了人。叫出去。瞧着。瞧着我們都從睡夢裏爬起來。隔着門詢問。外面回說是聯軍營裏。

出來。查夜我們只道是真的。那裏曉得一開門竟不好了。汪瑩道甚麼不好。了。那家人道一開門竟擁進一大羣強盜來。個個搽着花臉。打扮得戲班裏似的。拿着雪亮的刀。精利的手槍。闖進了門。問也不問一聲兒。竟就不講起情理來了。見一個細一個見兩個細一雙我們這裏上上下下男男女女三五十個人一個也不漏都網得結結實實。網縛已畢就奔上上房翻箱倒籠。所有金珠寶貝值錢東西都被他劫了去。直到今朝十點鐘查街外國兵進來纔把我們解放下來。我們老爺這麼大年紀網縛了一夜。又見半生積蓄一朝兒罄盡。怎麼不要病呢。汪瑩道原來有這麼一件事。我也不便再進去見他了。隨即坐車回家。回到家裏纔踏進門就聽裏頭有婦女吵鬧聲音。鬧得反沸搖天。急急走進聽了聽。確係姨太太和大小姐聲音。站住脚只聽裏頭嘆道。這是甚麼體面事兒也。值和我這般爭執。仔細傳到老爺耳。朵裏老

爺曉得了。你我都沒有什麼便宜。却是姨太太聲音。又聽一人道。人家約了他。來你憑空奪了去。倒還是你的理。天下也有你這麼的人。却是大小姐聲音。又聽姨太太道。甚麼奪去不奪去。那都是兩相情願的事。他如果不願意。我也不好行強。啣大小姐道。不要臉的。還講甚麼情願不情願。你狐媚子似的。蠱惑得人家心動了。人家自然要變心了。不信。喊巧寶來問到底。你去找他。還是他來找你。姨太太道。你說我狐媚子。我就狐媚子。誰叫你不會狐媚子。你也儘管可以。狐媚子我替你償了債務。你不曉得。感激我。反倒怪我。天下也有你這麼不知好歹的人。真是豈有此理。大小姐緊問道。債務債務。甚麼債務。你替我償了甚麼債務。你且說。姨太太接口道。還用問麼。風流債不是債務。麼。我的兒。我替你代償了。你倒說我不是。大小姐道。虧你老臉。還說替我代償債務。我老子的頂子。早被你換上顏色了。二人唇槍舌劍。正鬪的。

起勁不防跟班闖進報說老爺來了說也奇怪一聽得老爺來了四個字頃刻寂靜無聲汪瑩跨進門姨太太起身道老爺回來得恁地早敢是客沒有會麼汪瑩只當沒有聽得一聲兒不言語嘆了一口氣隨在椅上坐下大小姐懷着鬼胎過來相見低着頭叫着一聲汪瑩只把頭點了一點總算是應酬過了却回過頭去怔怔的打量姨太太姨太太一個沒意思梨花粉臉上就烘起兩朵桃花來愈顯得嬌豔絕世有詩爲証

春色撩人曉起慵琴書斜亂鬢雲鬆窗推玳瑁開三面簾捲珍珠挂一重弱不禁風輸柳軟嬌含宿雨妬桃濃蝶魂昨夜辛勞甚繞遍巫山十二峯

汪瑩本想把姨太太着實教訓幾句不知怎樣一見了那副丰韻心坎裏就會軟起來嘆了一口氣向姨太太道進去罷姨太太巴不得這一句就嬾嬾

婷婷先自進去了。大小姐也趑趑走開。汪瑩叫跟班點個紙煤來捏了支水烟袋。踱來走去。吸一筒。走兩步。想不出一個防閑的善法。要是任他們胡鬧。究關着自己聲名。要是嚴行干涉。對着嬌花般的女兒。小鳥般的姨太太。簡直有點兒不忍。思來想去。沒有一個好主意。想到後來。究竟被他想着了一條無上妙策。借一個緣由。把姨太太身邊的巧寶歇掉。完結流光如駛。夏去秋來。汪瑩這日正在書房。瞧書解悶。忽報奉如來拜忙。叫快請相見。畢。奉如道。和事已有眉目。李中堂昨日到的約。於今日跟外國人調閱文憑。開始談判。汪瑩道。和事一成。兩宮怕就要回京了。奉如道。那也不能懸斷。我從洋人那邊得來消息。這回事情與朝局大有關係。汪瑩忙問何故。奉如道。洋人第一欺先要懲辦罪魁。兩宮肯答應纔好開議。如果不肯答應。外國人就不肯開議。汪瑩道。這條欺倒凶呀。奉如道。也是中國人教給他們的。汪瑩道。中國

人教給他們的。這中國人是誰呀？萃如道：就是鼎鼎盛名的維新志士沈蕙。沈蕙溪先生汪瑩嘆道：中國人做弄中國人，中國人借外國人的權力來做弄中國人。咳！我們中國出了這一班志士，所以要給外國人瞧不起呢？萃如道：我倒也有點兒心事。汪瑩道：你有什麼心事？你又不曾附和過拳匪。萃如道：現在的世界講甚麼道理？我雖然沒有附和過義和拳，這沈蕙溪却和我。不很相合的。難保他不暗裏頭誣我一誣。我可就吃不住了呢。汪瑩道：這話也是倒不可不防他。一着萃如道：我已想好了。湖北莊壽香也是維新人物。外國人也都相信他。這回拳匪事情，他又是絕然反對的。跟江督、粵督在上海地方立約自保，我跟他雖不十分知己，也沒有甚麼不合。我想還是投奔他那裏去。託他保護保護。你看如何？汪瑩連稱好計。萃如辭別回廬收拾。收拾乘驪車出京，改乘輪船到上海住了一夜，再乘長江船到漢口，過江到武。

昌投奔壽香。壽香接見，甚喜。問起唐卿、小燕等一班老友。奉如一一回答。從此就住在壽香衙門裏。莊標上轅回話聽說，大帥正在會客。這客人不是別人，就是由京逃下的陸奉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贈瓊瑤英雄悵歸國

下綸綽典禮飾迎鑾

却說奉如到了武昌，住在壽香衙門裏。談今論古，種竹養魚，倒很逍遙自在。原來壽香於政治餘閒，很喜歡研究種植花草。象養金魚，奉如來了壽香，就引他一處一處瞧看。奉如見壽香所養的金魚，尾翅修偉，碩大逾常，五色燦然，異常可愛。遂問壽香：「你這金魚種那裏得來的？」兄弟家裏也養着好幾種金魚，這麼好玩的，却從沒有見過。壽香道：「那原是特別的，此魚本非魚種，乃是蠶種。」奉如道：「奇怪極了！蠶種怎麼會改變金魚？壽香道：『那是用人力改造的。』其法先取新磚三塊，浸在童便裏，頭一個月拿出來，放在太陽曬不見。

的。地。方。陰。了。個。乾。等。到。蠶。蛾。散。卵。時。光。每。塊。磚。上。置。放。蠶。蛾。數。頭。散。卵。令。滿。
 一。到。三。伏。天。氣。就。把。磚。兒。放。在。瓦。盆。裏。頭。磚。兒。下。面。塗。了。泥。瓦。盆。裏。頭。放。了。
 清。水。那。水。的。深。淺。浸。過。磚。面。五。六。分。就。夠。了。曬。在。太。陽。裏。頭。每。天。總。要。瞧。幾。
 遍。水。一。淺。就。要。加。注。切。不。可。使。他。乾。涸。最。要。緊。所。注。的。水。不。能。夠。胡。亂。第。一。
 回。用。某。井。的。水。第。二。回。也。用。某。井。的。水。第。一。回。用。某。河。的。水。第。二。回。也。用。某。
 河。的。水。浸。在。水。裏。頭。曬。過。一。伏。如。果。不。碰。着。雷。響。金。魚。就。破。卵。而。出。矣。一。有。
 雷。響。可。就。不。成。功。了。萃。如。道。那。也。費。事。的。很。壽。香。道。可。不。是。麼。我。第。一。回。弄。
 這。個。弄。了。三。塊。磚。兒。每。伏。弄。一。塊。那。裏。曉。得。這。一。年。三。伏。裏。都。有。雷。白。費。了。
 手。脚。白。費。了。心。思。一。尾。也。沒。有。得。着。萃。如。又。指。一。株。牡。丹。似。的。花。兒。問。壽。香。
 道。這。是。甚。麼。花。瞧。他。的。葉。兒。好。似。鳳。仙。瞧。他。的。花。兒。又。似。牡。丹。我。從。沒。有。瞧。
 見。過。壽。香。道。此。花。名。叫。神。仙。富。貴。也。是。人。力。改。造。的。其。法。於。臨。下。種。時。先。取。

烏魚一尾重逾四五兩的剖腹取腸乃取花仁一二兩納其中以線縫之埋在泥土裏頭過了幾天拿出來就照尋常的法子種植起來等到芽兒萌出檢選最壯的四株聯接爲一開起花來就成功牡丹樣子了萃如又指一大叢異樣鳳仙問道這鳳仙花怎麼花兒都串在葉子上敢也是用人力改造的壽香道那叫做飛來鳳其法於冬間先取梧桐子挖成一個小孔把花仁放在裏頭臨下種時就照常法栽種到花開時光就變成飛來鳳了萃如道天地生成的東西怎麼都可以變易這法兒真巧妙極了壽香道那也不是爲奇沙蟲變蚊蚪蚪變蛙黃花魚變雀那不是我們常見的事情麼萃如十分佩服暫時按下却說曹夢蘭自與瓦德西相遇之後真是名利雙收恩威並濟你道是什麼恩什麼威原來恩就是雨露之恩威就是獅吼之威說也奇怪這麼糾糾桓桓一個西方豪傑手縮八國兵符威震京畿萬里竟會

被一個荷粉露垂杏花烟潤的南國佳人。制到個伏伏貼貼。此時兩方面已經開議一邊要索一邊磋磨議了一二十天大致總算議定。瓦德西接着本國政府訓令。叫即日班師回國。瓦德西便無精打采到夢蘭院裏來。夢蘭瞧見瓦德西就按照着老規矩替他除下指揮刀。脫下軍帽。拉住了手。同向榻床。躺下。悄悄問道。你今兒爲甚來的這麼晚。瓦德西並不回答。停了半晌。只嘆了一聲。咳。夢蘭道。你跟誰生了氣。恁地的頹喪。瓦德西道。誰敢跟我生氣。我也不犯着跟人家生氣。夢蘭道。你爲甚不樂。瓦德西道。咱們兩人認識的日子。雖然不多。那交情却是濃厚得要不得。現在生刺刺要分手了。你想。叫人難過不難過。夢蘭著急道。怎麼好端端說起分離的話來。瓦德西就把接着政府訓令的話說了一遍。夢蘭便欠身湊在瓦德西懷中。伸開皓腕。勾住着。瓦德西脖子臉貼臉的問道。你既然要回國。咱們起先說的話。你可還記得。

瓦德西默然夢蘭把一點朱唇湊著瓦德西的耳朵道你倒底記得沒有瓦德西。德西。婷了半晌方才開口道我此時心上實在不得主意政府的訓令非凡嚴厲叫我立時回國要不走是不成功要走一時間又舍不下你倘說帶你回去咱們的軍律可比不得中國那是不成功的夢蘭不依道聽你這麼說來明明是不要我了你們男人家總是沒良心的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語叫做癡心女子負心郎說的真不錯我不承望你們日耳曼人也跟中國人一般的。一般。的一句話尙未說完已止不住淚流滿面宛轉嬌啼春深眉黛之愁紅掩靈芸之淚回眸掩面悲不自勝把個瓦德西心上攪得就如亂絲一般又有些憐惜起來究竟美人情重抵不過國法森嚴遂道不要如此須知我也情非得已天可憐見咱們兩人情絲不斷天涯海角總有會面的日子說着就在手上退下一枚鑽石戒子贈給夢蘭道這一枚指環雖然不值什麼錢你

留下做個記念罷。夢蘭一邊掩泣一邊接授。遂問你幾時動身呢。瓦德西道。政府訓令非凡嚴厲。今兒來不及明天。一早就趕路。趕到天津。再下輪船。夢蘭道也罷。你今兒不要回營了。瓦德西道。明天要出發也須部署。部署今晚只好辜負香衾了。夢蘭道。你難道一夜之情都沒有麼。瓦德西無奈只得留下。這一夜鴛鴦並頸鸞鳳。雙棲春深玳瑁之牀。香暖合歡之枕。說不盡山盟海誓。描不完倒鳳顛鸞。次日起身。夢蘭知道留不住。瓦德西就在頭面箱裏頭取出一塊羊脂白玉。斲成的龍鳳扇。墮贈給瓦德西。作爲記念品。隨道。這扇墮兒。雖是不甚希罕。却是我從小兒帶在身上的。你如不嫌我時瞧瞧。這東西譬如就見了我。瓦德西此時只覺着心中好像有千頭萬緒。要說又苦無從說起。只緊握著曹夢蘭玉手。你看著我。我看你。說不盡的那一種纏綿宛轉的神情。曹夢蘭更是兩隻眼睛水汪汪的。含著兩眶眼淚。不則一聲。

兩個人足挨了十五分鐘。忽聽得壁上挂鐘鏗鏗數下。把瓦德西的痴夢頓時喚醒。跳起來道：「辰光不早了。我還要營裏頭去。部署部署呢。」夢蘭纔放了手。瓦德西硬着頭皮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看看。夢蘭夢蘭直送到大門。纔道：「你幾點鐘長行。請你給一個信。我待我也來送送行。」瓦德西道：「那可以不必。你我終須一別。就承你情。送我過太平洋。也不過增添幾天兒纏綿罷了。好在。你。我。兩個的愛情。是萬水千山阻隔不住的。也許天可憐。見你我兩個兒。還有碰面的日子呢。」曹夢蘭連聲答應。臨放手時。光又囑咐了。好些話兒。正是

別緒翻牽綺緒濃。蘅蕪西去海棠東。幾疑弱骨無人曉。差喜深閨有夢通。簾幙低垂春草色。爐香靜挽落花風。遲遲日影欄杆上。多少閒愁不語中。

瓦德西步出院門。叫曹夢蘭閉門進內。夢蘭偏又不肯。兩個眼珠子水汪汪的。注定瓦德西離愁別緒相對。悵然直至營裏。軍官來催。纔悵悵而別。瓦德西回到營裏。營裏軍官曉得今日出發。各事都已部署定當。忽報各國統兵官跟中國政界各大員都來送行。瓦德西一一接見。一一敷衍。互道珍重。而別。一到天津。落下兵輪汽笛一鳴。衝波突浪。自回日耳曼本部去了。曹夢蘭送別瓦德西之後。心中如有所失。把瓦將軍所贈的鑽戒翻來覆去瞧了一遍。會想起枕邊綺語。被底風情。不覺四肢百節都有點兒軟。洋洋起來。正是

春風似虎太顛狂。窄袖溫香曾細嘗。十載凝神空冷落。數旬聚首又參商。天邊明月憐宵短。席上新歌愛汝長。底事修眉黎蹙黛。情場從古易滄桑。

夢蘭正在思春。侍婢忽報客來。門簾啟處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歐幕師爺。

沈愚溪。愚溪一見夢蘭。就道。瓦將軍回國。你少了一個勍敵了。夢蘭聽了。嗤的笑了一聲。把愚溪背上打了一下。道。狗嘴裏阿會出出象牙來。正經問你。現在和議事情成功了。皇太后皇帝阿要回到北京來。沈愚溪道。起初是不肯回來。現在却不得不回來了。夢蘭忙問何故。愚溪道。兩宮在西安快活得要。不的大有此閒樂。不思蜀的興味。那隨扈的王公大臣。又因外人索辦罪魁。妄想躲在西安避過這風浪。所以在兩宮跟前再三的遊說。甚麼北京已經殘破。恢復大是不易。兩宮信以爲真。就想常住在西安。這是起初不肯回來的緣故。夢蘭道。後來又怎麼不得回呢。愚溪道。此番和約上有一條。各國須派遣戍兵駐紮中國京城。如果車駕不回。這戍兵就要派到西安去。兩宮得着此信。已下諭旨。叫各處豫備迎鑾典禮了。夢蘭道。堂堂中國。帝后舉動都要聽外國人命令也。真可憐的很。愚溪道。據我看來。這大清國國運。是

不久了。不出十年必定亡掉。只不過亡於漢人手裏。亡於外人手裏。此刻尚未能懸斷。夢蘭道。你又從何知道呢。欲知沈愚溪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學西語校書行作女校師

睦東鄰使臣通謁公使婦

却說沈愚溪聽了夢蘭之問。答道。揆之天理。察之人心。大清國決然不會久霸中國。的你不記得。唐猷輝發起保國會時。就有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麼。夢蘭道。那也不過一句空話兒。何足爲憑。愚溪道。我還有很確很確的憑據。呢。現在的太后是那拉氏。亡天下。就在此人手裏。夢蘭道。這又爲何。愚溪道。當年道光皇帝爲諸皇子選妃。召滿蒙各大臣家女孩子到宮裏頭來。親自選擇。有某侍郎女兒。相貌品行都很合格。已經要指配給皇四子了。忽然問。

道你姓甚麼此女回奏婢子姓那拉氏道光驚道那拉氏咱們的世仇怎好配給皇子萬一做了太后母臨天下吾家必爲所破矣一樁高高興興事情就此霧散冰消下令罷選其實現在的太后那拉氏已在皇四子邸中充當秀女了夢蘭道清朝跟姓那拉的有什麼冤仇愚溪道清朝的興發全在并吞葉赫葉赫酋長是姓那拉氏國語上所謂有男戎有女戎晉以兵戎亡戎戎亦以女戎亡晉克國獲妃非晉之福就是這個緣故葉赫與滿洲本係同族幅員的廣大比了滿洲勝過竟有兩三倍并且與明朝邊界相近大明永樂年間受了中國封號年年入貢歲歲來朝忠順得要不得的滿洲原名叫建州部本也受明朝封號的葉赫建州兩部因爲同種族同風氣所以世世互通着婚姻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妻就是葉赫部主養汲努的女孩子皇太極與其兄代善都是他生的努爾哈赤的老子屢次入寇中原養汲努瞧不

過常常幫助中國兩部就此有了嫌隙等到養汲劣的兒子金台什做酋長時努爾哈赤已經僭稱大號了幾次派人去說金台什叫他歸附金台什一心忠明都拒而不納并向使者道我只曉得中國是上國明朝是天朝除此之外不知有他努爾哈赤恨極遂叫皇太極帶了兵前去攻打臨行囑咐道葉赫逼近明邊葉赫不克遼瀋終不可圖也後來葉赫覆亡後奴爾哈赤爲婚姻的緣故存其世祀康熙時光有個權相叫明珠就是金台什的姪兒子呢夢蘭聽他講得津津有味不禁點頭道原來有這麼一層緣故現在的太后是不是葉赫一支我聽得人家說太后是廣東人小名叫翠姐兒呢沈愚溪道凡是那拉氏總是葉赫一支現在太后的老子在廣東地方做過一任知縣跟盱眙吳勤惠公是同寅兩個人要好得非凡拜把子稱兄弟有無相通太后的老子死在任上窮得不能歸葬吳勤惠公贈他一千銀子并派幾

名得力家人護着靈柩陪送太后母女還京所以太后非常的感激他不到幾年就升到總督之職你看這位太后臨朝以來國裏頭起了幾多變故那都不是覆亡的豫兆麼曹夢蘭道內城宮門外豎着的那塊鐵牌聽說也是太后立下的不知可就是這位太后愚溪道甚麼鐵牌夢蘭道就乾清宮門口那塊鐵牌兒上有字道敢有小脚女子入此門者立斬愚溪道噢噢這一塊鐵牌噫年份遠了還是順治年間立的呢當初清朝入關之後順治的媽因爲順治年紀輕怕他被中國女子蠱惑所以建立這一塊鐵牌你怎麼又會瞧見呢夢蘭道就瓦德西引我入宮遊玩指給我瞧的他還問我是什麼字我告訴了他他還調笑我小脚呢愚溪道鐵牌雖然立了其實大清皇帝也很喜歡漢族婦女不要說別個就那咸豐皇帝當那咸豐皇帝接位之初厲精圖治很想有點子作爲朝堂上替他起了個綽號叫做小堯舜等到長

毛一。反。每。回。出。兵。打。的。總。是。敗。仗。弄。的。他。心。灰。意。懶。纔。縱。情。到。酒。色。兩。字。裏。頭。來。這。時。候。那。拉。太。后。已。生。了。同。治。帝。封。了。皇。妃。了。咸。豐。待。到。他。倒。很。是。落。落。那。時。有。一。位。大。臣。名。叫。肅。順。的。曉。得。咸。豐。不。喜。歡。滿。洲。婦。人。的。裝。飾。派。人。到。蘇。浙。兩。處。買。了。十。多。個。妙。麗。女。子。假。說。圓。明。園。地。在。郊。外。現。在。天。下。不。靖。防。禦。不。可。不。嚴。而。園。中。地。方。寥。闊。內。監。不。夠。分。布。應。挑。選。民。間。女。子。幫。助。看。守。就。把。這。十。幾。名。女。子。納。進。園。中。咸。豐。帝。每。夜。幸。御。三。四。人。彼。此。輪。流。不。到。幾。時。那。龍。驤。虎。躍。的。咸。豐。帝。就。此。精。竭。而。亡。夢。蘭。道。這。是。他。自。己。作。死。噫。一。個。人。身。體。總。是。肉。做。的。沈。愚。溪。道。過。去。的。歷。史。且。不。必。講。他。現。在。上。諭。叫。豫。備。迎。鑾。京。裏。頭。又。要。大。熱。鬧。一。番。了。夢。蘭。道。其。實。無。需。這。麼。起。勁。逃。出。去。時。光。豆。粥。素。衣。那。種。淒。涼。况。味。不。曉。得。他。還。記。得。麼。這。又。是。甚。麼。體。面。事。兒。值。得。這。麼。的。臭。擺。架。子。沈。愚。溪。笑。道。皇。太。后。有。了。你。這。點。知。識。也。中。國。不。會。弄。

到這般地步了。閒談一回，愚溪也就辭去。過不多時，果然兩宮回鑾，京裏一切漸漸恢復轉來，只是朝局却大變了。從前掌權的端郡王、趙尙書等一班頑固大臣廢的廢，殺的殺，斥逐的斥逐，烟銷霧散走了。個精光重又換上一班維新人物。廢時文，改策論，建學堂，派遊學，頃刻間風氣大開。全國裏大現維新氣象。幾位趨時大老就在京城裏頭創辦一個北洋女子師範學校。曉得曹夢蘭曾經隨使出洋西學，很有根底，就請他做西文教習。夢蘭推辭不獲，只得答應。每天到女校中來上課，等到退回私第，依舊幹他的快活生涯。倒很逍遙自在。這日上課完畢，信步到閱報室，見桌上放着一份簇新的京報。隨手翻開，見寫着學部代遞前布政使銜貴州候補道烏勒興額、巴圖魯羅應旒之妻二品命婦皮氏爲請派遊洋以倡女學敬陳管見一摺。夢蘭暗忖：滿洲女人倒也有這麼開通的，留心瞧下去，見上寫道：

前布政使貴州候補道烏勒興額巴圖魯羅應旒之妻二品命婦皮氏爲請派遊洋以倡女學敬陳管見續懇具奏事竊氏前以振興女學有關大局一摺自忘冒昧上瀆天聽慄慄危懼以待斧鉞乃靜候匝月未沐訓示狂瞽之詞不遽譴責瞻望闕廷莫名感戴氏世受國恩夙膺封誥當此聖明寬大法令更新比獻野人之曝冀擇狂夫之言前書所列愚意未終謹爲我皇太后皇上再陳之夫中國女學之衰由來久矣試窮其故未始無因蓋謂纂組織文極人工之巧紡績縫紉本婦道之常且男子成名可高閹閱女子勵志莫望顯榮儼挾策以亡羊似守株而待兔宜天下爲父母者視女皆過輕而視學非急務也况伊古以來女子多才匪蹈淫行卽不安室油碧青驄曲傳蘇小枝迎葉送句出薛濤律解文君私奔司馬詩誇道韞抱恨王郎以之世人因噎廢食杜漸防

微不特以女學爲無益。並且謂女學爲有損。乃欲振而興之。非大相刺謬之事歟。氏竊以爲不然。方今萬國競爭。五洲洞闢。矜奇鬥巧。日異月新。將來輪船通行。則舟楫之人廢矣。鐵路通行。則肩輿之人廢矣。電綫通行。則郵驛之人廢矣。廢者愈衆。養者愈難。尙能兼顧婦女乎。且婦女手工所恃以爲生活也。自機器大興。工廠羅列。貨美價廉。其獲值也幾何。欲謀衣食。豈易事乎。近來東西各國。早大改舊觀。聲價漸發。輸出遂多。中國可弗借鑒耶。况出口之貨。向稱絲茶爲大宗。今日日本印度英法意大利諸國。採種而歸。參以新法。茶色尤美。但味微薄。我利被侵。已經大半。至蠶子八兩所取之絲。中國僅得二十五斤。西人能得七十五斤。且有至百斤者。倘至彼國。細攷其焙茶之法。樹桑之法。育蠶之法。回華整頓。用保利權。其他法品。均仿製造。庶女工不致歇業。商務由此大興。

是派命婦遊洋不可緩者又一也。氏區區一弱女子耳。溝壑餘生。山林隱伏。既非應詔之臣。工何敢妄談夫國計。緣氏先夫。臣於光緒五年六月十七日。曾召見養心殿。奏對海防事。仰荷皇太后面諭。謂其留心大局。獎勵有加。是以歸述綸音。夙夜思奮。每談及此。輒爲感泣。自以深受特知。備邀殊寵。竟無圖報之期。空有結銜之想。氏追維往事。慨念時艱。常願捐軀以酬先志。鈍以鉛刀。肉或思割。利如錐末。見必處囊。所有請派命婦遊洋一節。如蒙俞允充選得人。則於大局爲幸甚。氏淺學無能。愚昧之見。不識忌諱。是否施行。出自聖裁。爲此續懇大人恩准。據情具奏大局。幸甚。並取具同鄉官印結呈遞。謹呈再。氏淹留旅舍已三閱月矣。封河在邇。行將南歸。合併陳明。

夢蘭瞧畢。不勝佩服。課畢回第。恰好愚溪走來。遂把這一件事情講給愚溪。

聽。愚。溪。道。還。提。種。族。競。爭。滿。洲。女。人。倒。這。麼。有。識。見。漢。族。男。子。做。了。堂。堂。欽。使。還。要。想。出。特。別。法。兒。來。媚。外。呢。夢。蘭。道。此。話。怎。講。愚。溪。道。蔡。勻。放。了。日。本。欽。使。你。曉。得。麼。夢。蘭。道。邸。報。上。見。過。的。愚。溪。道。他。昨。兒。竟。會。拿。了。名。片。去。拜。謁。日。本。公。使。夫。人。跟。各。國。公。使。夫。人。你。想。這。種。人。可。恥。不。可。恥。欲。知。夢。蘭。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賞寶星陪臣叨異數

贖玉璽胡買索鉅金

却說夢蘭聽了愚溪的話笑道這又碍什麼現在我們國勢軟弱外交困難交際一道倒也不得不如此愚溪道連文冲在南京碰了劉坤一大大一個釘子你曉得麼夢蘭道連文冲是端玉的要好朋友愚溪道可不是麼那一道宣戰上諭就是他的大筆當中有幾句驚句我還記得是與其苟且圖存同歸於盡曷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彼恃戰力我恃人心念到這裏不覺存

着腔搖起頭來。夢蘭笑道：「我的爺，算了罷！別嘔人了。」愚溪道：「甚麼？夢蘭道：「你還是快把連文冲碰釘子事情講給我聽罷！別儘念文章了。」沈愚溪道：「榮中堂跟文冲是很要好的。這回外國人罪魁單子交進來，文冲的名字剛剛在十名裏頭。文冲曉得亂子大了一時間，不得了，就到榮中堂跟前求他想法子。夢蘭道：「噢，他求榮中堂想法子。榮中堂可曾替他想出法子？沒有。」愚溪笑道：「你想榮中堂那裏想得出甚麼好法子？只不過把他外放了江西知府。文冲領憑到省，就趕忙到南京參見兩江總督劉坤一。心想劉坤一受過自己大恩，必定肯援手的那裏。曉得竟碰了一個大大釘子。夢蘭道：「劉坤一受過文冲大恩，麼？愚溪道：「劉坤一入京陛見時，光榮中堂恰爲軍機領袖。那時榮中堂聲勢赫然，兩宮也頗畏憚他。劉要營謀回任，不得不走他的門路。但是要榮中堂門路，很是不易。連文冲是軍機處領班章京，肚子裏又好筆下。」

又。來。得。榮。中。堂。十。分。喜。歡。他。一。切。政。事。都。與。他。商。議。劉。坤。一。得。着。此。信。就。想。走。這。一。條。小。路。子。到。文。冲。公。館。裏。拜。謁。兩。次。也。是。不。巧。恰。恰。都。沒。有。碰。面。文。冲。家。裏。原。請。有。一。位。西。席。先。生。這。先。生。却。是。個。壞。東。西。聽。說。劉。坤。一。是。現。任。總。督。曉。得。總。有。好。賣。買。上。門。慌。忙。接。見。款。待。得。十。分。周。摯。劉。坤。一。遂。把。心。事。向。他。說。明。并。託。他。在。文。冲。跟。前。再。三。致。意。而。別。誰。料。文。冲。回。家。西。席。老。夫。子。只。說。了。句。劉。某。來。過。餘。外。一。字。不。提。文。冲。道。劉。坤。一。麼。我。今。兒。纔。保。舉。他。過。方。纔。兩。宮。垂。詢。南。洋。關。係。大。局。誰。能。夠。勝。任。榮。中。堂。一。時。莫。知。所。對。我。就。暗。告。中。堂。劉。坤。一。尙。屬。老。練。不。妨。叫。他。回。任。中。堂。就。把。此。言。覆。奏。竟。蒙。兩。宮。俞。允。西。席。聽。了。暗。暗。歡。喜。次。日。劉。來。西。席。就。拱。手。賀。道。恭。喜。恭。喜。事。情。已。經。成。功。了。劉。大。喜。過。望。馬。上。打。了。一。張。二。萬。銀。子。票。子。來。託。西。席。轉。交。給。文。冲。這。位。西。席。竟。然。全。數。笑。納。在。東。家。跟。前。一。個。字。都。沒。有。提。起。劉。坤。一。請。訓。出。京。

照例拜客。纔與文冲覲面見連，並未道謝。心裏倒很疑惑，向家人說了。家人都說文冲是個紅章京，在榮中堂跟前站得直，說得响。一二萬銀子定然不在他眼裏。應該加送點子，纔是他要找起事來。這兩江地方，咱們也住不長久的。劉沒奈何，只得又送了二萬，仍舊交在這西席手裏。夢蘭笑道：「這位教讀先生倒交着了財運。想來總又不客氣了。」愚溪道：「這一回還好，只扣住了一半承他情，總算交了一萬銀子出來。文冲那裏曉得按照二八折扣，還提二千兩給他呢？」夢蘭道：「倒給他取了三萬二千兩。」愚溪道：「此番文冲參謁坤一，懇求包庇。劉坤一淡然的很。文冲只道他忘恩負義，當面發了幾句牢騷，說道：『卑府在軍機裏頭當差，時光清廉自矢，非分之錢半個也不肯妄取。有來找我的，不論認識不認識，只要可以盡力處，總無有不幫忙。以致兩袖清風，一官冷落。那裏曉得這會子自己遭了難。從前受過我惠的人，倒都袖手。」

旁觀不肯稍一援手。真是人情薄紙。世態秋雲。夢蘭道：劉坤一倒受了他一番冤枉話。愚溪道：可不是麼？劉坤一聽他說完，就冷笑一聲道：你老哥果然清廉的很。只是兄弟那年進京拜託你一件事情，就收了我四萬銀子。像這麼的廉士，往古來今真是少的很。真是少的很。說罷，冷笑不已。文冲愕然道：這事卑府一點兒沒有仔細。大帥交給在那個手裏，坤一就把當日事情仔細細說了一遍。文冲纔知上了西席的大當。隨把始末剖明。坤一終是不信。向他道：你老哥的事情，苟其可以効勞處，兄弟也沒有不竭力無奈。外國人指名兒究辦，恐怕一時間難於効力。總之一句兄弟也，只有惟力是視。是了。夢蘭道：這是滑頭話呢。愚溪道：自然是滑頭話。忽地問道：夢蘭，你曉得麼？昨兒俄國公使雪克伯爵，覲見兩宮，兩宮賞給他寶星，全使館人員個個都有。連伯爵的家臣威爾德都賞着的。夢蘭道：寶星賞及陪臣，雖然是異數，然

而兩宮此舉另有一個妙用。因這威爾德是雪克伯爵寵愛的人，雪克伯爵又是俄皇的寵臣，中俄地址相錯，交涉繁重，借這枚寶星就好舒舒外交腕力。愚溪道原來有這麼一層妙用，好極好極。中國的外交手段，倒也進步了。二人正在講話，忽聽報說客來。夢蘭道：你且坐坐，我出去敷衍一下子。就要進來的愚溪道不妨我候你着。是了。夢蘭安頓了愚溪，緩步迎出去，見不是別人，就是錢唐卿。笑道：錢大人好多天不請過來了。唐卿一邊回答一邊坐下。大姐敬上水烟袋。唐卿接了笑問。夢蘭道：你現在辛苦的很，又要當教習，又要做生意。我看你何不弄兩個討人代替自己。夢蘭道：現在討人也很難辦，會得做生意的不到一兩年就要贖身去，不會做生意的倒又白白討氣。現在人是託着也只好看事再辦事了。唐卿敷衍一會子，笑向夢蘭道：我今。天。想。借。你。房。間。請。一。個。客。不。知。你。許。我。不。許。夢蘭道：錢大人花錢請客。

那是破天荒的事。那有不許之理。又問請的是誰。唐卿道：是個外國人。夢蘭道：錢大人怎麼也結交起外國朋友來。唐卿道：此人名叫大拉斯，是個俄國商人。現在他手裏有一顆玉璽，是御筆宸翰之寶，兩宮恰恰在訪求這玉璽。我得着消息，就向他議贖，他竟大敲竹槓，索我一萬銀子鉅價，所以我約他這裏來喝酒，跟他磋磨。磋磨。夢蘭道：就是宸翰之寶也要不了這許多銀子。唐卿道：那原是外國人敲我竹槓呢。夢蘭道：你贖了回來，獻給兩宮也未見是有好差使。唐卿道：原也不過希望，希望罷了。二人講了會子話，唐卿就起身告辭。夢蘭循例送至檐下點頭而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買良爲賤，搗婦虐孤雛。

久假不歸，狠圖展雙鷺。

却說唐卿走後，夢蘭回到裏房，見沈愚溪伏在案上，執着筆正在寫什麼，見了夢蘭，笑喊道：「來來，這幾首歪詩，你看如何？」夢蘭道：「咬文嚼字，我是不懂的。」

愚溪道不要客氣。且過來瞧瞧。夢蘭走近一瞧。見題着閨情兩個字。其詞道：

樹名從此號相思。花性飄揚太自持。每藉旁人通款曲。却于閒處達微詞。詞自來豔絕。翻成恨。未免情多。卽是痴。夜半停針人靜後。偷來帳下看。

郎詩

夢蘭笑道。你總是這麼輕薄。我怕你將來沒有好結果。噫。愚溪道。現在且顧現在將來的事情。只好到將來再看了。因問方纔來的是誰。夢蘭道。是錢唐卿。他爲玉璽的事情。竟要大破慳囊。請起客來。愚溪道。甚麼玉璽事情。夢蘭道。大內失掉一顆宸翰之寶。這顆寶現在曉得落在俄商手裏。唐卿想把他贖回來。那裏曉得這俄商。竟然獅子大開口。要素了一萬銀子。所以他要在。我這裏請一席酒。想同俄商磋磨。愚溪道。顆把玉璽就要這麼大做足。見他們都是飯桶。正說着。僕婦進來。附着夢蘭耳朵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只。

兒夢蘭點了一會子頭也附着僕婦耳朶講秘密話愚溪曉得他們有事遂起身道我要走了過一天再來瞧你夢蘭也不十分挽留送到房門口點頭而別回進來見僕婦還站在那裏遂道你走來我問你這是甚麼人家出身靠得住靠不住辦了之後有枝節沒有枝節僕婦道大小姐儘管放心我那會給當你上夢蘭道不是這們說來路總要問問明白他家裏還有甚麼人現在的事情是那個作的主僕婦道我告訴你此女的出身倒是好人家他的老子也曾做過一任小小京官拳匪亂時被亂兵殺掉的從此一貧如洗現在是他晚母作主把他押幾個錢就想盤柩回籍夢蘭道幾歲了僕婦道剛巧十六歲夢蘭沉思道十六歲恰在妙齡時候但不知人品如何僕婦道講到人品真是一等大小姐你一見就信了夢蘭道他現在要多少銀子僕婦道人才是一等價錢也是一等他的晚母說過要一千洋錢呢夢蘭道一

千洋錢未免太貴了。僕婦道：「大小姐事情呢，原要你自己斟酌，我也不能硬勸你過天兒。押了下來，好還好不好？不是都要怪着我。我現在，不管他時好也罷，不好也罷，都與我不相干涉。」夢蘭道：「照你看來，怎樣？」僕婦道：「依我是辦得的，像這種人才，經人教指教，指做起生意來，一個月就出產了。」夢蘭道：「最好先領過來待我瞧瞧。」你看怎樣？」僕婦道：「那也可以。」夢蘭道：「你就去罷。」僕婦應着去了。夢蘭拿了支水烟袋，坐在妝檯邊高椅上，一邊吸，一邊想心思。忽聽報說客來抬頭瞧時，見不是別人，就是錢唐卿。微笑問道：「你倒迅速，一會子就來了。」唐卿道：「大拉斯已經約定六點鐘就來。我先來點菜。」夢蘭叫大姐搬上筆硯，唐卿提筆在手，就一味一味的寫起來。正寫時，只聽得一路大腳聲音，直跑向客堂裏，連說：「來了來了。」夢蘭忙推窗瞧看，乃是僕婦王媽跑得喘吁吁的。夢蘭知道就是那領來相看的新討人來了。王媽後背就是梳頭。

的張媽手攙着一個女孩子徑上樓來直引到夢蘭面前夢蘭自頭至脚仔仔細細的打量張媽教他叫應聲這女孩子便含含糊糊叫了一聲却羞得別轉臉去徹耳通紅夢蘭見那一種風韻可憐可愛心裏萬分歡喜隨攙着王媽的手悄悄向後房去了一會子重又出來王媽道大小姐我去向前途商議商議能夠讓去點子最好倘然不能也只好就這麼成交了夢蘭道你來我還有兩句話說王媽湊過頭來夢蘭附着他耳朵又說了幾句不知什麼王媽點點頭攙着那女孩子手告辭而去不多幾天曹夢蘭院門口就添了一塊商標上書曹媛媛三字可憐嬌豔名花從此墮入火炕正是

剩有殘紅哀薄命

欲呼明月問前身

這曹媛媛既是出身貴介自然不善逢迎夢蘭的管教手段又是一等鞭撻答鳳在所不免苦得媛媛不亦樂乎這日又不知爲了樁甚麼事情夢蘭叫

王媽把媛媛喊進後埭屋裏來問話。王媽答應就道：「媛媛房裏說道：『大小姐有要緊話兒跟你講。』」叫你馬上就去。媛媛不敢遲延，攙着王媽的手趕到後院。一進房，卽見夢蘭板着臉兒，橫着眼珠，坐在椅上。那副樣兒，宛如瘟神廟裏塑的凶神，惡煞不覺暗喫一驚，不知爲着何事，祇得跨進門去，戰戰兢兢的叫了一聲：「媽媽。」夢蘭應都沒有應。媛媛又叫了一聲：「夢蘭。」伸出玉手，用盡平生氣力，照准媛媛花容，辣轄就是一記，打個正着。媛媛一個頭眩，倒退了四五步。芙蓉粉面上早泛起桃紅顏色，宛如晚霞殘照，嬌紅可愛。夢蘭打過這一記，手上覺着有點兒不自在。一瞧時，兩個春葱般的長指甲，將養了三五年，方纔成功的齊齊打了個折，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喊一聲：「你們來幫幫我，都來幫幫我。」張媽、王媽答應一聲，如狼似虎，把媛媛拖過來，就動手剝他衣裳。媛媛慌做一團哀求，饒恕。張媽、王媽那裏肯聽，把他身上衣服

脫個盡絕。下身那條縐紗褲子也剝掉了。祇剩一條洋布襯褲。叫他跪在地板上面。張媽尋了一個雞毛撻帚。授給夢蘭。夢蘭接在手中。倒拿了這雞毛撻帚的柄。是根籐條。遂把他當做刑具。呼辣辣呼辣辣抽打起來。從上身直揪到下身。不知揪了幾十籐條。祇打得媛媛渾身青一條紅一條的疼痛。禁不住口口連呼饒命。夢蘭怒道。這小短命。還敢撒嬌。故意大呼小喊。我曉得他本意是要叫四鄰聽得好來相救。這小短命鬼人雖然小心思倒很壞。張媽你替我拿棉絮來塞住了口。再打這兩個。很心僕婦一聲答應。就像鷓鷹抓小雞似的。把媛媛按住手脚。拿棉絮塞了個滿口。夢蘭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揚起雞毛撻帚。接連又是二三十下。媛媛此時聲息都無。祇在地上亂滾。夢蘭覺得手痠了。方纔住手。把籐條在他肩上一按。逼問。下回還敢得罪客人不敢。媛媛泣稱不敢。夢蘭哼了一聲道。諒你還敢怕不要了你的小命。

忽聽報說客來。夢蘭丟下揮帚，叫王媽絞上一把熱手巾，揩了一把依舊笑。容滿面迎出去了。媛媛兀自面牆哭泣。張媽道：「敢是還打得不够麼？你媽的脾氣兒你總也知道。媛媛聽了，便不敢哭泣。張媽叫他穿衣服，媛媛低頭瞧時，見身上一條青一條紫，都是籐條痕跡，心裏自覺慘然。張媽催道：「快快穿着呀！外面有客人在，也應去應酬。」應酬媛媛道：「我身上痛的緊，張媽冷笑道：「你既然怕痛，很應該做鄉紳人家奶奶小姐爲甚？要到這裏來一邊說一邊便動手幫他脩飾，與他穿好衣褲，洗了個臉，擦去淚痕，重施脂粉，粧扮得依舊花枝一般一點，看不出遭過一場毒打。娉娉婷婷走到前院，見夢蘭房中坐着的不是別個，就是歐幕上賓沈愚溪，不免上前叫了一聲，隨在旁邊椅上。兒上坐下，只見夢蘭道：「外國人素來公正的，怎又會白佔起咱們鑛山來？愚溪道：「當初原是要算假的那裏，曉得挨到這會子，竟然間久假不歸了。夢蘭道：

抵給他的。人也不好。愚溪道：咱們中國人那一個有法律知識、公法私法，誰能解釋亂離時光？只道假着外人名義，就好保全己產，不過是權宜之計。那裏料得到外國人要將錯就錯，久假不歸的？現在曉得已經來不及了。夢蘭道：好去海牙和會控告麼？愚溪道：控告出甚麼來？憑証都在他手裏。況且歐洲各國都聯絡的，咱們是孤立無助，怎會弄的他過？夢蘭道：這個煤鑛公司聽說也不很賺錢。外國人要他來做甚麼？愚溪道：無論什麼在中國人手裏不賺錢，一到外國人手裏就會賺錢。中國人個個都是飯桶呢。夢蘭道：外國人不講理就強了，也沒甚希罕。狠圖鬼算，得一尺進一寸。我很是不佩服。欲知沈愚溪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進成城欽使發威 鬧公學秀才造反

却說愚溪聽了夢蘭的話，正欲回答，忽地跟班來報，老爺有一個客人說自

從上海來的要見老爺現在家裏候着請老爺快回家去愚溪道性甚麼問過麼家人道姓吳是南邊口氣愚溪聽說起身向夢蘭道不知是誰我且回去瞧瞧說畢跟着家人跳上車徑回家裏來跨進門見一個洋裝少年站在客堂裏豹頭燕頤雙目奕奕有神一見愚溪就脫帽相迎緊行幾步執着手道愚溪別來無恙愚溪認得就是摯友吳小輝遂道小輝你在上海南洋公學執教鞭怎會有工夫京裏來此番進京必定總有貴幹小輝道我是新從日本回來愚溪道怎麼倒又從日本回來呢小輝道南洋公學早已出來了愚溪道怎麼倒又出來了小輝道南洋公學事情很不易辦裏頭有督辦有總辦有監院一國三公我因與總辦意見不合辭了差出來有好幾個學生跟着我一塊兒走愚溪道學生竟會跟你一塊兒走足見你老哥與學生的感情非凡之濃厚小輝道咱們都是自己人還講甚麼客氣話衆學生對於

兄弟果然要好得要不得。但是他們不和我好。倒和我好。可就僵了。愚溪道我簡直不懂你的話。怎麼跟你要好。反倒不好呢。小輝道我沒有錢。你是曉得的。各自顧各自。還好。現在憑空添了四五個人。叫我那裏弄的。來況且我們少年。現正在求學時代。千金一刻。荒廢可惜。而遍顧國裏學堂。要像南洋公學般。稍具形式的。已經沒處找。尋外洋學堂。學科完備。精神滿足的。果然不少。然而西洋路遙。費鉅。我們寒士力量。裏那裏夠的。到只好到東洋去。不瞞你說。那注盤川。還是我賣掉了。祖遺田產。合湊成數的。到了日本。碰着幾個同鄉。打聽他們日本學堂的門類。愚溪你曉得日本區區一個島國。注重的。倒是軍事教育。愚溪道現在立國在地球上。邊軍事教育。是不能不注重的。倘然不這麼着。甲午那年。怎會戰勝咱們。小輝道現在咱們國民。受盡異族的壓制。弄到這會子。一天壞似一天。差不多要變做第二重奴隸了。我們

能夠不想法子麼。愚溪道：「那總不過革命流血四個字。除了這四個字，也不能夠救國呢。」小輝拍手道：「是呵。這革命可是空拳徒手能夠做的麼？現在第一義就是學習陸軍研究戰術。我們曉得日本的成城學校軍事教育，非凡的認真。於是都到那裏去報名學校。規矩凡留學生報名那保證書都要公使署填送的。愚溪道：「現在的公使不是蔡勻麼？」小輝道：「蔡勻這賊子真是可惡。我同着學生去見他去了。三回一回都沒有碰面。沒奈何只得跟他的參贊表明來意。託他轉言參贊回我。自費生學習陸軍。沒有這個例。恐怕辦不到。被我反覆駁了。幾句駁得他啞口無言。第四回去却見着了這賊子。很不講道理。一見我們就板着狗臉道：「你們見我做什麼？」皇上派我在這裏做官。一天到晚辦理外交重務。已經頭暈目眩。那有閒工夫來替你們辦這種沒要緊事務。勸你們各自回去罷。不要來纏我了。我就回欽差辦理外交是

爲國學生們求學也是爲國務懇成全則個我們這會子各事都布置好了
只求欽差簽一個字我們就可以念書了蔡勻道求學也是爲國你們打量
我不知道麼你們這一班人可都是安分守己的懷着甚麼好意個個都是
革命黨哼你們打量本大臣不知道麼說着就想溜掉向我們道你們不
走本大臣可沒工夫陪你們了却被我們遮住他的去路定要他答應保送
這賊子急了暗叫狐羣狗黨到日本警察署謊報我們謀燬公署擾亂治安
叫派警察來拿捕我們沒有防備盡喫這賊子暗算了拿到警察署後我們
想日本是文明國法堂上定有公平的裁判那裏曉得蔡勻這賊子又去運
動通了等到開庭審判只問得三五語就宣布判語了判我們幾個人遞解
回國我們跟他爭論判官笑道這是貴國公使囑咐的須不干我事求你們
衆位原諒罷我們沒奈何只得遵着判斷被他們押上火車到橫濱換坐輪

船解回國裏來。愚溪道：日本法律上不服判斷，可以上控，還可以請辨護士。你們爲甚不幹？小輝道：如果上控，蔡勻一定要到堂質審，那不辱沒了中國體麼？審判結局如果仍舊是他勝的，我們也不必多此一舉。如果我們勝了，那不是辱沒上更加辱沒麼？蔡勻原不足惜，其如我國的公使何？愚溪聽了十分佩服，又問你此番進京想幹點子甚麼？小輝道：我到了上海就跟幾個同志商議好了，設立一個教育會，發起到今沒有幾個月，會務倒非凡之發達。現在進京來想添設一個支會，你看如何？愚溪道：提倡教育那是目今急務，還有甚麼不好？小輝道：好好你既然稱好，就借重你做個分會主任。如何？愚溪笑道：你這個人很是，不好弄一搭就要被你搭牢。小輝道：那都是公益事情，都應得盡點子義務，你也好意思推託麼？說得愚溪也笑了。從此愚溪就跟小輝合辦教育會事情，每天總聚在一塊兒。小輝意思想開辦兩個

大學堂一設在上海一設在北京爲全國學校的模範愚溪鑒於籌款艱難主張緩辦二人因此漸漸有了點子小意見爭論了好幾回這日小輝獨個兒在書房籌畫進行方法門上忽地送進一封電報來拆開一瞧是上海來的原來上海南洋公學散了學全體學生二百餘人自謀建設學校打電來請小輝回上海商議此事你道這麼一所大學堂怎會起起這麼大的風潮打聽原因却爲了小小一個墨水瓶這個墨水瓶真可謂小蚩掀大浪了看官中國學堂此時還是萌芽時代一切辦法都不很完備所有職員教員大都沒有受過新教育造屋請了箍桶匠怎麼不要鬧出亂子來那幾位學生又都是新中國的新民國人華盛頓個個拿坡崙銳氣英風千人辟易極新的人跟極舊的人天天聚在一塊兒怎麼還能安逸呢公學裏有一位教習姓郭綽號兒叫做郭屁是專教五班學生的却是個天生飯桶著名壽頭

他人雖這麼樣壽却還不肯自認偏要假作聰明賣弄一切學生把他恨得要。不。的。慢。慢。想。法。兒。來。擺。佈。他。一。日。郭。屁。正。在。吃。飯。忽。接。到。家。中。電。報。說。晚。間。失。火。全。宅。燬。盡。速。回。料。理。切。切。郭。屁。瞧。畢。嚇。得。飯。都。吃。不。下。就。到。總。辦。跟前。請。了。假。連。夜。趁。輪。船。趕。回。家。去。船。到。家。鄉。齊。巧。天。色。微。明。急。忙。忙。奔。上。岸。去。走。到。家。門。見。房。屋。依。然。故。居。無。恙。詫。道。這。不。是。夢。裏。麼。怎。麼。倒。全。都。好。好。兒。的。呢。發。了。一。回。怔。解。不。出。這。個。理。由。舉。手。敲。門。敲。了。好。一。會。子。只。見。一。個。婦。人。穿。着。滿。身。孝。服。開。門。出。來。瞧。見。自。己。哎。喲。一。聲。跌。倒。在。地。郭。屁。走。近。一。瞧。跌。在。地。下。的。不。是。別。個。正。是。自。己。結。髮。妻。子。忙。用。手。去。攙。扶。他。妻。子。顫。聲。道。你。不。要。來。嚇。人。我。已。經。差。大。兒。子。到。上。海。接。你。靈。柩。了。家。中。靈。座。沒。有。設。就。爲。你。的。靈。柩。沒。有。到。休。得。白。日。出。現。嚇。人。家。郭。屁。道。甚。麼。話。他。妻。子。道。你。不。是。已。經。死。了。麼。郭。屁。道。那。個。說。的。他。妻。子。道。上。海。來。電。說。你。急。病。身。亡。我。

們當夜就成了服一邊到店裏喊回阿大叫他趕到上海來盤你靈柩兒郭
屁道我病都沒有害過那裏會死他妻子道你沒有死嚳趕回來做什麼郭
屁道接着家裏電報說晚間失火全宅被燬所以趕回來料理料理他妻子
道那個促狹鬼掉的槍花你我都上了人家大當了郭屁道趕來趕去倒白
丟掉許多盤川他妻子道盤川還是小事倒是急了幾天病都幾乎急出來
郭屁道那總是這幾個不成才的學生幹出來的我回到學堂去總要嚴嚴
兒查辦一下子在家歇息了幾天仍舊趕到學堂來一進門就抱着個復讐
主義只是衆學生兢兢業業的上課板不着錯頭也沒奈何這日郭辟走到
課堂衆學生照例起身相見郭辟只把頭點了一點總算應酬過了衆學生
依舊坐下郭辟走到自己案子前見案上擺着一個藍色墨水瓶曉得總是
學生之物遂問道這墨水瓶那個放在這裏的衆學生宛如不曾聽得一個

人都沒有理睬郭辟連問三遍見沒人理睬不覺忿怒起來罵道你們這起沒王法的混賬羔子胆敢這麼渺視我須知我是你們的老師照禮師有問必起立謹對你們到學堂裏念書就不過學這點子規矩現在連這點子規矩都不懂得還念甚麼書朝廷化了錢難道培植你們這起亂臣賊子不成一邊罵一邊跳衆學生只是冷笑仍舊不去理他郭屁跳了一會子見沒人接嘴自覺沒趣紅着臉退了出來忽覺背後有人輕呼先生先生回頭一瞧認得就是小學生楊企雄遂問你呼我有甚事企雄先回頭向背後瞧了一瞧然後答道先生我有幾句機密話告訴你郭辟大喜遂引他到房間裏先把房門閉上然後道好學生你真是我的門生有話儘管告訴我到月考時光我還要加你分數呢企雄聽了郭屁的獎厲宛如猢猻頭上飛了金樂的他抓耳爬頭眉飛色舞開言道先生你案上那個墨水瓶誰放的曉得麼郭

屁道。你敢是倒知道的。企雄道。曉是曉得的。只是不敢說。郭屁道。怕什麼。我替你做主。企雄道。這墨水瓶是五班裏。伍正鈞的。放在案上。也是他親手所放。學生還聽得他說。先生許多壞話。郭屁忙問何語。企雄道。他說別人怕郭屁。我偏不怕。墨水瓶放在他案子上。看他拿我怎樣。郭屁怒道。好好他這麼說。我就給他點子顏色。看他怕我不怕。當下就趕到總辦室裏。見總辦說這伍正鈞品行怎樣。怎樣的壞。這種害羣之馬。不除掉。終爲學堂大害。總辦對於教習的請求。照例是沒有批駁的。當下就照如所請。貼出革條。來把伍正鈞斥逐出校。又爲五班全體知而不舉。輕視師長。各記大故一次。五班學生見了這種野蠻舉動。頓時大鬧起來。齊到郭屁房間裏。質問理由。衆學生中最激烈的。就要算着沈聯。郭屁見衆學生蜂擁而來。嚇的鑽在被窩裏。瑟瑟抖一個不住。一面叫茶房報信。總辦說不好了。學生造反了。本教習臥

房○已○被○他○們○攻○破○請○總○辦○老○爺○快○快○派○兵○拯○救○茶○房○答○應○一○聲○飛○奔○而○去○欲
知○總○辦○果○派○救○兵○來○否○且○聽○下○回○分○解○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二月再版

* 翻 不 所 版 *
* 刻 許 有 權 *



編輯者

青浦陸士諤

印行者

大聲圖書局

上海九畝地富潤里三弄第七十二號

總發售處

時務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五百廿一號

時務圖書館

學海花五編 定價大洋五角

全部四冊 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786B

